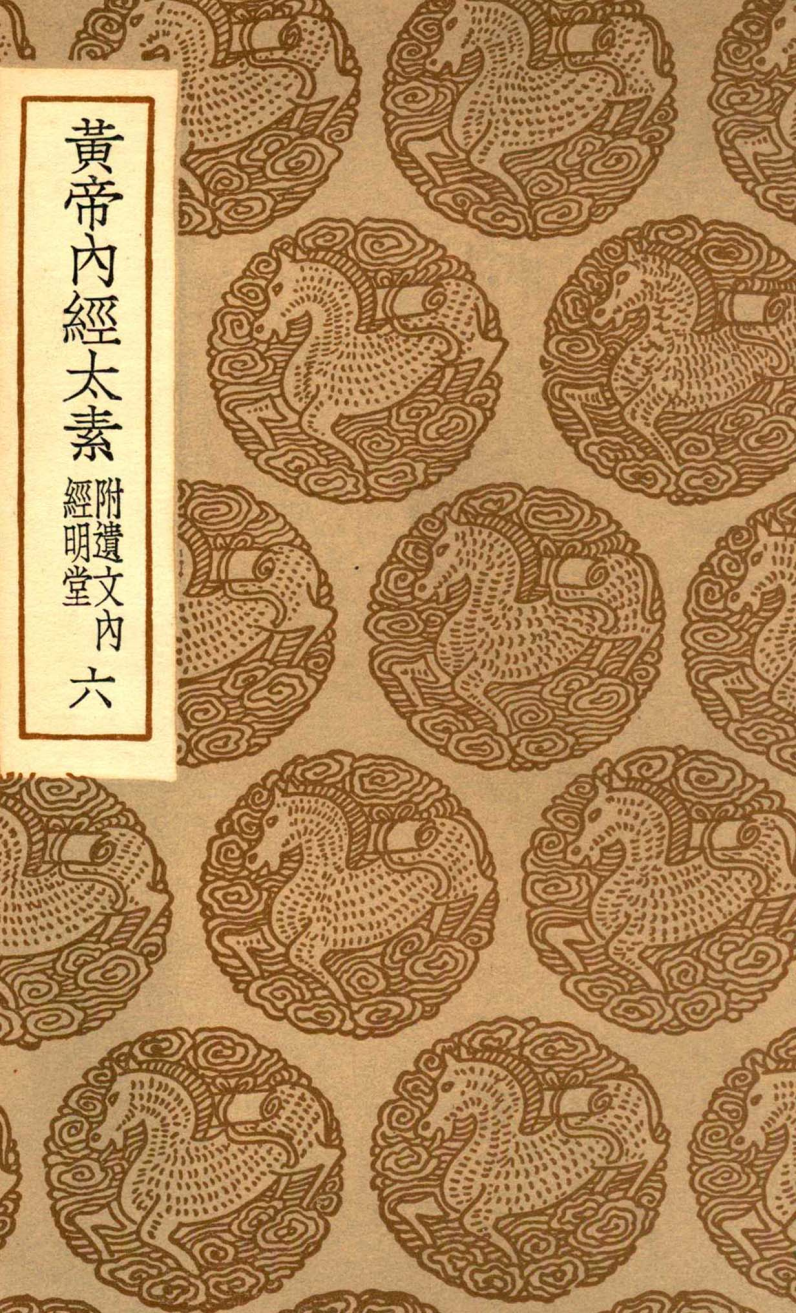


黃帝內經太素

附遺文內
經明堂

六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At the top, there is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on a cloud-like base. The horse is facing left, and the rider is seated on its back. The rest of the border is filled with a repeating, stylized, swirling pattern.

黃帝內經素

附遺文內經明堂

(六)

楊上善撰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素 太 經 內 帝 黃

堂明經內文遺附

冊 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注者

楊 上 善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盛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九氣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七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風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爲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痺。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痒。留而不去。則痺。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

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閒而不反發為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

以上從靈樞刺節真邪篇節錄補入

息大按之而堅積病久也十四

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

先有聚結深至骨邊骨與氣并致令骨壞稱曰骨疽十五也

有所結

中於肉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為膿

先有聚氣為熱營邪居熱則壞肉以為癰膿十六

无熱則為肉疽

結氣无熱虛邪則壞肉以為肉疽十七也

凡此數

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邪氣傷人身無有定處而有斯十七種名也

津液

黃帝問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

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

願聞其說。輸逆致也。水穀入於口。逆於腸胃之中。化爲津液。凡有五別。則五藏津液。凡所言液者。通名爲津。經稱津者。不名爲液。故液有五也。此略舉五液。請解其義也。岐伯答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

五。各注其海。五味走於五藏四海。肝心二藏主血。故酸苦二味。走於血海。脾主水穀之氣。故甘味走於水穀海。肺主於氣。故辛走於膻中氣海。腎主腦髓。故鹹走髓海也。津液各走其道。目爲泣道。腠理爲汗道。廉泉爲涎道。

鼻爲涕道。口爲唾道也。故上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上焦出氣。出胃上口。名曰衛氣。溫煖肌肉。潤澤皮膚於腠理。故稽爲津也。其留而不行者爲液。水穀精汁。注骨屬節。

中留而不去。謂之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因熱而腠理開而汗出者。謂之爲汗。寒留於分肉之間。沫聚則爲痛。寒留分肉之間。津液聚沫。迫裂分肉。所以爲痛。

天寒則腠理閉。氣滯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此解溺氣多之所由也。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

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水。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急

則肺葉舉。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吐而泣出矣。吐。音去。身中五官所管津液。並滲於目。爲泣。吐者。泣出之時。引氣張口也。中

熱則胃中消穀。穀消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緩。緩則氣逆。故唾出。蟲者。三蟲也。郭者。胸臆也。穀消之時。則蟲動。上下腸胃寬充郭中。故腸胃緩而氣上。所以唾也。

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骨脊痛而脘痿

補益腦髓者穀之津液和合為膏滲入頭骨空中補益於腦滲入諸骨空中補益於髓下流陰中補益於精若陰陽過度不得以理和使則精液溢

下於陰以其分減髓液過多故虛而腰痛及脚脘痿也

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

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

藏府陰陽不得和通則四海閉而不流三焦壅而不寫其氣不得化為津液水穀并於腸胃不消別於迴腸而留下焦不得入於膀胱脹於下

焦溢入於身故為水脹也

此津液五別之順逆此上五別是為津液順逆之義

水論

黃帝坐明堂雷公曰臣受業傳之以教皆此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液藥滋所行治有賢不肖未必

能十全謹聞命矣

天地之間四方上下六合字閉有神明居中以明造化故號明堂法天地為室聖明居中以明道教稱為明堂從容者詳審貌也所受太素經論攝生女形詳審之法是謂陰陽刺灸湯液藥滋四種之術莫不要妙然有不肖行

之不能十全謹受詔命雷公言已領解之

黃帝曰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溼寒暑陰陽婦女

若汝也先所言人悲哀等事請問所由者貧富賤貴及諸羣下通使臨事之徒使之適於道術聞其命

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其有俛愚仆偏之

問不在經者。敢問其狀。

雷公問有偃仆偏問。雖合於道。然不在經者。欲知其狀也。

黃帝曰。大矣。

仆偏所問之義大矣也。

曰。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

少涕。其故何也。

泣從目下。涕自鼻出。開為一液也。故人哭之時。涕泣交連。然有哭而無泣。縱少泣。涕少何也。涕。淚也。

黃帝曰。在經。

此在經已陳之義。非仆偏之問也。

又復問曰。不知水所從

生。涕所從出。

水者。泣也。請問涕出何所從生也。

黃帝曰。若問此者。无益於治。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

若汝也。汝之問者。無益於人。仁義敦有益於身。道德之道。故斯

二者道之生也。

夫心者。五藏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得也。則氣知於目。有亡也。憂知於色。

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

心為五藏身為總主。故為專精。目為心之通竅。華色為心之榮顯。故有得通於心者。氣見於目。觀目可知其人喜也。有亡於己者。氣見於色。視色可見其人憂也。心悲哀者。泣下水生也。

水宗者精。水者至陰。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由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裹之。故水不行也。

宗。本也。水之本。

是腎之精。至陰者也。則知人之哭泣不出者。是至陰本精輔裹持之。故不得出之矣。

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是以目之水不生也。

水陰精者志也。火陰精者神也。兩精持之。故泣不下也。

故以人彥言曰。心悲名志。悲心與精共湊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也。而志獨悲。故

泣出也。彥美言也。美言有當。故取以爲信也。彥言心悲名曰志。悲有所也。良以心與精在於目。俱爲悲者。神氣傳於心。精不傳於志。亦無神持。故陰精獨用爲悲。所以泣水下也。

涕泣之者腦。腦者陽也。隨者

骨之充也。故腦深爲涕。故夫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涕從之者。行其類也。夫涕之與泣也。譬如人之兄

弟也。急則俱死。出則俱亡。其志以搖。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是故與涕泣俱出相從。志所屬之類也。夫涕

泣之出。本於腦也。頭腦爲陽。充骨之陰也。志爲骨主。腦深爲涕。涕之與泣。同爲水類。故泣之水。出涕即從之。比之兄弟有急有出。死生是同。相隨不離。涕泣亦然。志動而悲。則涕泣橫之也。

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泣

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何也。

讚帝所言。並重問。前哭涕泣之事。

黃帝曰。夫泣不下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志不悲。陰

陽相持。泣安能獨來。

神者爲陽。志者爲陰。神之失守。故慈。志之失守。故悲。悲故泣出。今陰陽相持。無失。泣安從生也。

且夫志悲者。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志去目則

神不守精。二神去目。涕泣出也。

沖。虛也。志悲既甚。即虛於陰。陰虛則志亡。志亡去目。則不神。次守精。今二神去目。故涕泣俱出。

且子獨不誦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

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陰并於下。則手足寒。手足寒則脹。夫一水

不勝兩火。故目眵而盲。

厥。逆也。人氣逆者。陽氣并陰。歸上於頭。陰氣并陽。歸下手足。歸下手足。則手足冷。歸上於頭。遂致目盲。以其目是陽。已是一火。下陽并上。則是二火。志精在目。則是一水。一水不勝於二火。故熱盛爭而盲也。是

以衛氣之風泣下而止。是衛氣將於邪風至目。遂令泣下風乃止也。夫風之中目。陽氣下守於精。是火氣循目也。故見風則泣出。有

以比之。天之疾風乃能雨。此其類。風者陽也。火也。風之守精。是火循目。陽氣動陰。陰作泣出。比天疾風。其雨必降之也。

脹論

黃帝曰。脈之應寸口。何如而脹。岐伯曰。其至大堅以濇者脹。脈之大者。多血少氣。濇者亦多血少氣。微寒脈口盛緊。傷於飲食。以其脈至。診有多血少氣微寒。即是傷於飲食為

也。黃帝曰。何以知府藏之脹也。岐伯曰。陰為藏。而陽為府。診得陰脈脹者。以為藏脹。診得陽脈脹。以為府脹也。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

在於血脈之中耶。府藏之內乎。血脈。謂廿八脈也。問脹所在也。岐伯曰。二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衛氣並脈而行。循分肉之間。為脹。血脈及五藏六府各脹。故曰

二者存焉。然非脹之所舍之處也。黃帝曰。願聞脹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府藏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以下言其脹舍。取之藏府之外。胸脇及皮膚之間。氣在其中。郭而排之。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

名而同處。一城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以下藏府居處也。禁器。比藏府也。胸脇腹裏。比之匣匱也。次舍者。五藏六府。各有居處也。藏府之名雖異。同在一郭之中。然藏府俱別。請問同異所由。岐

伯曰夫胸腹者藏府之城郭也。城郭藏府所處也。膻中者主之官也。膻中有心肺之氣。故是藏府之官也。胃者大倉也。胃貯水穀以供。故為藏府大倉也。咽喉

小腸者傳道也。咽傳水穀而入小腸傳之而出。喉傳氣之出入故為傳道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咽胃大腸小腸膀胱等竅皆屬於胃。故是藏府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

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廉泉乃是涎唾之道。玉英復為洩便之路。故名津液道也。此則藏府畔界。故藏府病形各異。營氣循脈為脈

脈。道氣并脈循分為膚脈。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毋問虛實。工在疾寫。以下謂營衛二氣為脈。營氣循脈。周於腹郭為脈。名為脈。脈衛氣在

於脈外。傍脈循於分肉之間。聚氣排於分肉為腫。稱為膚脈。三里以為脈之要穴。故不問虛實。皆須寫之。其病日近者可以鍼一寫。其日遠者可三寫。之下者脈消也。終須疾寫。可不致疑矣。黃帝曰願聞脈形。願聞五藏六府脈形也。岐

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少腹。脾脹者喜噦。四支急

體重不能衣。腎脹者腹滿引背快然。腰髀痛。氣在藏府之外。排藏府。郭胸脅。脹皮膚時煩心短氣臥不安者。以為心脹。知此五藏六府脹皆做此。各從其藏府所由。脹狀有異耳。快不暢也。六府

脹者胃脹。腹滿胃管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腸中水聲也。冬日重感於寒則洩

食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臘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癢。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殼然而不

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好太息。

香爲脾臭。焦爲心臭。今脾胃之病。聞焦臭者。以其子病。思聞母氣故也。穀。口角反。穀。穀。貌。今穀穀似實而不堅也。

凡此諸脹。其道在一。

明知逆順。鍼數不失。

一者。唯知補寫也。補虛寫實。得中故不失也。

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神室。

心藏也。補實寫虛傷神。故神去心室。神去室。得於邪氣。失其四時正氣。致使真僞莫定也。

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神安其藏。故曰歸室。神得歸藏。自斯已去。長閉臍理。不令邪入。謂上工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并脈循分。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

衛氣並脈。

循於分肉。有逆有順。從目循足。三陽下爲順。從目循手。三陽下爲逆。以衛行有逆順。故陰陽氣得和而順也。

五藏更治。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

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薄。乃合爲脹。

五藏屬於五行。故五藏更王。四時寒暑。次序得所。五穀入腹。得有變化也。有寒厥之氣。留於營衛之間。營衛不行。寒氣逆上。與正氣相薄。交爭憤起。謂爲之脹。

黃帝曰

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黃帝曰。善。

行補寫時。近者一取。合於真氣。卽得病。愈遠者三取。合於真氣。稱曰解惑之也。

黃帝問岐伯曰。脹論

言曰。毋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其過焉在。

前言寫虛補實。神去其室。今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其故何也。所謂初病。

未是大虛。復取三里。故工在疾寫。若虛已成。又取餘穴虛者。不可也。今至三取不消。請言過之所由也。

岐伯曰。此言陷於肉盲。而中氣穴者也。

肉盲者。皮下肉上之膜也。最與肌膚同類。氣穴。謂是發脹脈氣。

所發不中氣穴則氣內閉。計其餘處不中脹之氣穴則脹不洩也。鍼不陷盲則氣不行。不陷盲膜則氣不行分肉間也。不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

相逐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惡有殆者乎。入 鍼

其皮起而不中其肉則衛氣行而失次陰陽之氣并也遂并也由於當寫不寫故三取不下也必須更取餘穴以行補寫以脹消爲工故得萬全必無危生之禍也。其於脹也必審其診當寫則寫當補則補

如鼓之應桴惡有不下者乎。言診審者如鼓應桴何有不當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此

六病有難分者故請別。岐伯對曰水始起也目果上微壅如臥新起之狀頸脈動時欬陰股閒寒足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也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水病之狀候有六別一者目果微腫二者足陽明人迎之脈眼見其動不待按之三者脹氣循足少陰脈上衝於肺故時有欬

四者陰下陰股閒冷五者腳胛腫起六者腹如囊盛水狀按之不堅去手即起此之六種水病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殼殼

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次解膚脹凡有五別一者寒氣循於衛氣客於皮膚之閒二者爲腫不堅三者腹大身腫四者皮厚

按之不起窅焉了反深也五者腹色不變膚脹所由與候有斯五別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倉黃腹脈起此其候也。次解鼓脹凡有

六別所由及候四種同於膚脹五者腹色青黃六者腹上絡脈見出鼓脹之候有此六別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薄氣不得營因有所繫

瘕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其始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

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次解腸覃水停聚也腸覃凡有六別一者得之所由謂寒客於腸外與衛氣合瘕而爲內二者所生形之大小三者成病久近離歷也久者或可歷於年歲四者按之堅韌五者推之可

移六者月經時下腸覃所由與狀有斯六種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通惡血當寫不寫

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次解石瘕凡有四別一者瘕住所在二者得之所由謂寒氣客子門之中惡血凝聚不寫所致三者石瘕大小形四者月經不以時下石瘕所由與狀有斯四

種石水一種缺而不解也

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腹之血絡後調其經亦刺去

其血脈黃帝曰善

腸覃石瘕二病皆婦人病也水病刺而去之陽覃石瘕可以鍼刺導而下之未知膚鼓二脹可刺已不先寫其血絡以去惡血後調其經亦去血絡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心

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曰名爲鼓脹曰治之奈何曰治之以鷄醴一齊知二齊而已黃帝

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痛雖然其病且已時當痛氣聚於腹

氣滿心腹故且食暮不能也是名鼓脹可取鷄

糞竹丸熬令煙盛以清酒一斗半沃之承取汁名曰鷄醴飲取汁一齊不愈至於二齊非直獨療鼓脹膚脹亦愈有復發者以不慎節飲食故也

風水論

黃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

附扶付反義當腐也龐普江反腎氣損腐令面龐然起壅也而言無聲故曰害言此為腎風之狀可刺以不也

岐伯曰虛

虛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如此狀者腎風之狀腎之重虛之風不可刺也刺之至其水數滿日其病氣當至也除刺之日後取五日合有六日水成數也

問曰何如答曰至必

少氣時熱從胸背至上至頭汗手熱口乾舌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

小便黃下廿三字從素問補脫

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

腎風病氣至者凡有八候一者少氣二時熱三從胸至頭汗出四手熱五口熱六苦渴七不能正偃謂不能仰臥仰臥即欬有此八候候是腎風水病也

黃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小便黃者中有熱

邪湊虛腎氣虛也腎氣既虛則陽氣并故中有

熱小便黃也

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

腎有虛風即胃中不和仰臥氣上迫肺故欬也

諸有水氣者其微見於目下

何以言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

水與目下及腹皆陰故水在腹即目下腫也

真氣

上逆。口苦乾者。故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

以水在腹。故真氣上逆。口苦舌乾。正偃則欬。欬則吐清水也。

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

驚則欬甚。

又諸水病。仰臥驚。則欬甚。腹為候也。

腹中鳴者。月事不來。病本於胃也。薄肝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管隔。

月事不來之病。由於

胃氣不和。故氣薄於肝。煩不能食。致使胃管隔塞。腹中無食。故腹鳴也。

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

胃脈足。陽明在足。今胃氣不和。氣下於足。遂令身重。足不能行也。

月事不來者。胞脈閉。

肺屬心而溢於胞中。令氣上迫肺。心藏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黃帝曰。善哉。

胞者。任衝之脈。起於胞中。為經絡海。故曰胞脈也。膀胱之胞。與女子子門

之閉。起此衝脈。上至咽喉。先過心肺。但肺與心。共相繫屬。今胞脈虛邪閉塞。下則溢於胞氣。上則迫於肺氣。不得下。故月事不來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龐然。如有水氣狀。切其脈大

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喜驚。驚以心委

者死。黃帝曰。善哉。

龐然者。面皮起之貌。腎風之狀。凡有六別。一面龐起。二脈大緊。三身無痛。四形不瘦。五食少。六喜驚。人有此六狀。名曰腎風。心不痿者。可療得生。痿者死矣。

欬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

五藏六府。皆以肺傳與之。稱欬為肺欬。然藏府皆有欬也。

黃帝

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毛先受邪氣從其合其寒飲食飲食入胃順肺脈上注於肺肺寒

外內合邪因而客之發為肺欬

肺合皮毛故皮毛受於寒邪內合於肺人肺脈手太陰起胃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故肺寒飲寒食入胃寒氣循肺脈上入肺中內外寒邪相合肺以惡寒遂發肺欬之病也

五

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

五藏各以王時傷寒肺先受之傳為五藏之欬非其時者又因他藏受寒傳來與之故肺欬之病傳與餘藏稱五藏欬也

人與天地相參故

藏各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欬甚則為洩為痛

各以時者五藏各以王時也感於寒者感傷寒也感傷寒病有輕有重輕者為欬重者以為洩及痛痺也

黃帝曰五

藏之欬奈何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府

以下言肺欬相傳為藏府欬也五藏之欬近者未虛久者傳為藏府欬也

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

夏則心受之乘至陰則脾受之乘冬則腎受之

肺以惡寒肺先受寒乘春肝王時肝受即為肝欬若肺先受寒乘於至陰即為脾欬若脾先受寒乘冬即為腎欬

黃帝曰何以

異之

以上言問答五藏欬狀也

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言肺欬狀也

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哽

狀甚則咽喉腫

介介喉中氣如哽也

肝欬之狀欬則兩胠下痛甚則不可以轉兩胠下以滿脾欬之狀欬則在右脇

下痛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

胠有本作脇也

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演

音涎腎液也謂欬涎出之也

黃帝曰